心香一瓣

雨落在寻常日子里

李家军

初冬的雨，在夜里滴滴答答落下来了。

清晨起来推开窗，小区地面湿了薄薄一层，原来昨夜惊扰清梦的滴答雨声，就是那场冬雨。梧桐叶落得人行道上、花圃里、积水小坑中都是，黄的黄，褐的褐，吸足了水，行人踩上去，已没有前几天晴日晒过的落叶那样脆响。风从西面树梢卷过来，直往我领口里钻，我这才觉出，十一月的冬天是真的冷了。

转身去拿伞时，手机在桌上亮了一下，是妹妹发来的父亲的体检报告。几项带箭头的指标和数据列在报告下方，她还单独发了一句："医生说，按时复查就好。"我回了个"好"。绷紧多日的心，总算松了些。

走到小区南门，卖烤红薯的老人还在，支着大雨伞，外套换成了灰色棉服，领口露出里面线衣的圆领。炉口冒着白气，和细细的雨雾缠在一起。他看见我，点点头招呼："今天冷了啊。"我也笑着应："大爷，您也添厚衣裳了。这么冷的天，买烤红薯的人该多了。"老人笑起来，掀开炉盖，甜香一下子混进细雨里。我挑了一个，老人用纸袋包好递过来。暖意隔着纸袋贴住掌心，一路往前走，甜香就跟在身旁。

撑伞沿街走，细雨微风，伞面只传来极轻的沙沙声。一片银杏叶被风卷着打旋，在前面柏油路的积水边翻了个跟头。我绕开一汪汪浑黄的积水，也避开脚踩落叶时的湿滑。年轻时走路总吭哧吭哧直闯，不懂得避让，如今会给迎面的人让让路，绕一下避开湿鞋的水洼，也愿意在来人时多停半步。步子慢了，学会谦让了，路边那些从前没留意的景致，便一样样浮现在眼前。

想起年轻时的我最怕这样的雨，穿雨披骑车嫌闷得慌，不穿的话半小时衣衫就湿透，寒气直往骨子里钻——正是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年纪。上班时总急匆匆地赶路怕迟到，鞋底沾泥、裤脚溅水，到了单位还要拿纸一遍遍擦，生怕影响自己的形象。雨天像一道临时冒出来的难题，把原本盘算好的小心思全打乱了。那时总以为，好日子就该明亮顺当、体面好看，所有事都该照着自己的心思来，无风无雨天天晴。

不知从哪天起，我不再盼着雨停了。孩子作业本上的错题要逐道讲解，父亲的药要按时补齐，冰箱里快过期的牛奶也得记得喝完。脚步匆匆间走进中年，哪还有多少整段时间去纠结晴雨？日子早被生活的琐碎切得零零碎碎。慢慢也就适应了，心态平和下来，才懂得不能让寻常小日子被繁杂琐事磨得寡淡。

人多是在这些牵挂里，渐渐懂得什么是踏实，什么是本分的。

菜市场里，雨点敲着棚顶，密密的像流行音乐的鼓点。卖菜的大婶抖了抖沾着水的青菜，顺手往袋子里多塞了两根小葱："回去做热汤时炸一下，香得很。"旁边两位老太太聊着养花，一个抱怨老伴养死了好几盆，另一个笑着接话："那就接着养呗，养花本来就经不住折腾，只要你家老头子还有兴致就好，摆弄花草的乐趣不比打麻将健康？"两人隔着菜摊笑着、打趣着。我提着菜走过，也感受到了那份笑意。

生活就是这样，未必处处周全，可人总有法子，寻出一点欢喜。

回到家，把伞撑开放在门外，雨水顺着伞骨一滴滴往下落。我转身进了厨房，淘米、洗菜，把那小葱切成段，又切了半块南瓜。米下了电饭锅，切块的南瓜搁在蒸笼上，让它自己煮着蒸着，不一会儿电饭锅里就咕嘟作响，飘出了米香。灶台打火，铁锅里油花噼里啪啦，葱香、姜香混着青菜翻炒的清气漫上来，热腾腾的雾气多起来，把窗玻璃蒙上了一层白雾。

米饭蒸煮着，青菜也在焖着，我拿出手机先给父亲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里传出母亲的唠叨声，原来是父亲练字的墨汁滴到了桌上，两个人又在拌嘴了。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拌嘴，不去劝，就听着，那是他们相伴半生的生活小插曲。

话筒那头传来的翻报纸声、老两口拌嘴的熟悉腔调，还有电视机里的老歌声，这些隔着雨幕飘来的家常动静，比任何宽慰的话都更管用、更贴心。

南瓜蒸熟的甜香混着米香漫过厨房，青菜也焖得正好，我啪的一声关了火。放下手机开门，把门外的雨伞收去阳台，想着晚上要把给父亲的药买好送去，孩子的作业本也得记得让他纠错。日子的样子还是没变，只是我不再把这些当成生活的亏欠，反倒觉得是种调和。

平平淡淡的日子里，风景有时就是眼前这一小桌饭菜：一锅喷香的米饭，一屉清甜的南瓜，一盘脆嫩的青菜，伴着几句家常闲话，还有窗外那场不必急着停的冬雨。



一湖杉色 沈道银 摄

世间万象

野花铺成的候鸟食堂

瞿杨生

去看蓼子花那天，我以为是去看一片花海。粉紫色的花从湖滩上铺过去，像谁把晚霞揉碎了撒在地上，一直漫到水线附近。同去的人举着手机往花丛里走，想找最好的角度。我却蹲下身，看见花丛间有鸟粪，有被啄过的残穗，还有几枚浅浅的爪印。那一刻我觉得，这片花海不是为游人开的。

顺着爪印往远处看，几只绿头鸭，还有刚到的豆雁，正在花海边缘起落，翅膀扇动的声音闷闷的。它们不理会岸上的人，只顾低头在花丛间啄食，有的啄嫩叶，有的啄草籽。靠近水线的地方，一只白琵鹭把长嘴探进浅水，左右一扫，滤食水里的小鱼小虾。原来这粉紫色的风景底下，藏着一间热闹的食堂，荤的素的都有。

食堂开张的时间，是湖水退去之后。水位退一寸，湖滩就露一寸，蓼子花应时赶着长起来。它不等人，也不等鸟，只在退水的空档里迅速发芽、开花、结籽。等候鸟从北方飞来，花海正好铺开，饭桌也就摆好了。这中间的时序多半卡得准，仿佛湖自己排过日历，把花事和鸟事安排在同一张纸上。

我沿着堤岸慢慢走，不敢踩进花丛深处。远处有观花的人追着鸟拍照，鸟一惊扑棱棱飞起来，换个地方落下。花丛间还有小虫爬动，偶尔惊起一只白鹡鸰，尾巴一翘一翘。我忽然想，人看花是看景，鸟看花是看饭。我们以为自己在欣赏秋天，不过是闯进了别人的餐桌。花海再美，终究不是为人摆的宴席，人若懂得站在边缘，才算没有辜负这场安排。

鄱阳湖的秋天，原本就是这样一场轮转。水来了，湖滩沉下去；水退了，花长出来；花开了，鸟也就到了。蓼子花不是主角，它只是湖的呼吸之间冒出来的临时食堂。候鸟也不是来赴宴，它们是来赴约，赴一场和水位、和花事、和整个秋天的相会。更远的水线上，几只小天鹅慢悠悠游着，白得发亮。人站在旁边，看得见花，看不见这层约定。

花海边缘立着一块提示牌，写着不要踩踏花丛、不要惊扰候鸟。字很平常，我居然站那儿看了好一会儿。人退一步，鸟就多一口食；人少走几步，花就多开几天。这道理不深，但站在一片粉紫色的花海面前，一下子就有了分量。

夕阳斜下去的时候，雁群从远处飞来，落在花海那头。粉紫色的花在风里轻轻晃，恍若湖滩上晾开的一匹软绸。我退到堤上，听见风声里夹着鸟鸣，远远的，不慌不忙。这片野花铺成的食堂，没有招牌，不招呼客人，竟把整个秋天喂得饱饱的。

凡尘一瞥

立冬，听见寒风的第一声呼啸

周宏伟

秋的余温还在白日里若有若无地流连，我们还习惯性揣着晚秋的松弛，以为黄叶会慢慢落，凉意会一点点浸上来。直到立冬这一夜，北风毫无预兆地撞开夜色，我才听见冬天正式登场的声音。

夜已经深了，屋里静悄悄的，我正准备熄灯，忽然有一阵低沉的声响从窗外漫进来。起初是远处隐约的嗡鸣，像是有什么巨兽蛰伏在楼宇之间，喉间滚出闷闷的低吼。转瞬之间，风声骤然放大，不再是秋日那种轻柔穿叶的沙沙声，而是浑厚、粗粝的呼啸，在街巷与楼群之间来回冲撞。院中的老树枝桠被风攥住，一下，又一下，重重敲打玻璃，笃笃，笃笃，节奏杂乱，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强硬。

我起身走到窗边，没有拉开窗帘，隔着一层薄玻璃听。这风的质感很特别，不是尖锐的哨音，是沉在低处的吼。它掠过屋顶，钻进楼缝，绕着院墙盘旋，时而收敛，像野兽暂时屏息，蓄着力；时而猛地炸开，一声长啸滚过整片居民区，宣告它的接管。那些迟迟不肯落下的残叶，被风一把卷起来，在黑暗里翻滚、碰撞，碎响混在风声里，成了冬夜的伴奏。

秋是慢慢浸润的，它用落叶、薄霜、渐短的天光悄悄铺垫。冬不一样，它偏爱一场疾风，在一个普通的夜里，以呼啸为信，骤然降临。古人说立冬，万物收藏。从前读这四个字，只当是纸上的节气注解，今夜听见这一阵北风，才读懂其中的分量。天地要收敛起草木的热闹，收拢流水的温软，把所有生机妥帖藏进泥土与枝干，而寒风，就是这场收束的号角。

风从窗缝里渗进来一丝，凉意触到脸颊，清冽刺骨。白日里还穿着薄外套赶路的人，大约都不会料到，一夜之间，季节的边界已经被北风踏过。我们总习惯于按日历上的日子感知节气，却常常忽略，真正的季节转换，从来不是数字的更迭，而是一场风，一声呼啸，一次猝不及防的寒凉。

树枝依旧在敲玻璃，风声起起伏伏。我站在暗处，心里并无惧怕，反倒生出一种沉静。这呼啸不是破坏，是天地间一场庄重的交接。秋交出它最后的斑斓，冬接过辽阔与清寒。草木要蛰伏，飞鸟要远徙，人也要慢慢收拢心神，备好厚衣，安顿好一整个冬天的烟火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的日子也像四季，在平缓的常态里待久了，容易忘了时序自有章法。那些突如其来的寒凉、呼啸与顿挫，未必是坏事。它提醒我们，繁华有尽，收敛有时，懂得藏，懂得等候，才扛得住漫长的寒。

风声慢慢缓了些，低吼变成绵长的呜咽，在远处的巷口徘徊。窗外的树安静片刻，等下一轮风来，又轻轻叩击玻璃。夜色深重，立冬的第一场寒风，已经来过。它没有敲门，只用一声呼啸，把冬天安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

往后的日子，霜会更厚，天会更冷。而今夜这一声呼啸，是我和冬天最初的相逢。我记住了这沉厚的风声，记住了季节交接时，天地独有的、粗粝又郑重的告白。

凡人心迹

秋光未满处

陈 琦

今年，夏天热得久。秋便来得迟。

荷花盛开时，她没去成湖边。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。

她摔了一跤，骨裂。医生要她卧床静养。年纪大了，恢复得慢。三四个月后，她下床了，拄双拐挪步；出门要先生陪。

没受伤前她可不是这样。挎着相机，天刚亮就往外跑。春拍芽绽，夏拍盛华，秋拍残荷，冬拍雪花……脚能走，手能端，站立、蹲姿个把小时身子不晃。她觉得，四季美景，摄入镜头才叫留住。

荷花刚开那阵，她还跟先生说，等下周晴好，去拍新荷。结果，一跤摔得改变了一切。夏天已经走了。秋风吹过，湖里的荷叶已凋零了大半。卧床的日子里，脑海里常会泛起那个情形，朋友送了两把自己采的莲蓬，她剥出晶莹白嫩的莲子品着，清甜里带点涩，回味久。

她拿出相机，轻轻擦拭。心里有点空落落的，像被掏走一块，望着窗外发呆。先生见状说，要不，我推你去走走看看？她点头应了。第二天下午，她去了那个湖，离她家三站地，不远。湖里的荷景，她拍了十几年。

轮椅碾过湖边的草径，有点颠。先生走得慢，扶着把手，走几步停下。风裹着水汽吹过来，带着秋的凉，一下子扑在脸上。满湖残荷，已不见夏天的热烈和姹紫嫣红。荷叶卷着边，有的半沉在水里，茎弯了，却没倒。残留的花瓣掉在水面，打着转转。天空，白云朵朵。太阳西斜，霞光落在枯荷上，金边勾着轮廓，倒影拉得很长，轻轻摇曳。别有一番风韵。

她端起相机，对准湖面，寻找相同中的不同之处，取景框里的荷，不似新荷那样娇，那样艳；是经过季节历练和风雨洗礼后的静态与淡然。仍立在水里，挺着最后一点劲。风过处，枯叶碰着枯叶，沙沙响，像在低语。她拍了十几张，手有点抖，和平时比，拍得不算好。她盯着屏幕看，心里先软了下来。

用热爱扛过病痛，需要勇气。

以前总觉得，要拍最好的。新荷要带露，要开得最盛，要亭亭玉立站在水中央。差一点，都不满意，删了重拍。现在，她才懂，哪有那么多最好。能"站"在这里看一眼，能按下快门，就是好的。就算今天来不了，只要心里记着那片绿、荷花开的样子，也挺好。美景不止在镜头里，更存在心里。

风吹得有点冷，先生给她披件外套，说："回吧？"她说："再坐会儿。"就再坐了十分钟。太阳往西边沉，几近把湖面染成金黄色。残荷的影子斜斜铺在水面，像一幅罩着薄纱且微醺的油画。

路上，她和先生说，以后啊，遇到喜欢的风景，还要拍。能端相机就端，端不动了，用手机拍。手机也举不动了，就用一双眼睛拍……最终，存在心里，导入记忆里。只要经历过，美好就不会走开。

生活感悟

流年里的角色互换

刘 刚

一周的医院陪护，像一把钝钝的刻刀，在我心上慢慢刻下一段清醒的感悟：从前那个如山一般沉稳的父亲，向来遇事独当一面，当病痛袭来时，却褪去了往日的坚硬，变得拘谨又脆弱，有时，还像个怯生生的孩子。这猝不及防的转变，让我真切读懂一句老话：人老，是会变小的。

记忆里的父亲，从来都是家里的支柱。年轻时下地劳作，操持家事，无论遇上多难的事，他都稳稳扛住，很少流露脆弱。我们习惯了仰望他，习惯了有事就找他，默认他永远强大，永远不会倒下。直到这次他生病住院，白色的墙、滴答的输液声，让躺在狭小病床上的父亲，失去了往日的锋芒。打针的时候他会下意识攥紧衣角，换药时眉头轻轻蹙起，有什么不舒服，不会大声说，只是小声试探着问我。我为他擦脸，整理散乱的白发，扶着他慢慢走动，他的动作迟缓，言语变少，偶尔还会带着一点不安，小心翼翼看着我的脸色。那一刻，我忽然看见，曾经护着我的父亲，已经变成需要我照看的"孩子"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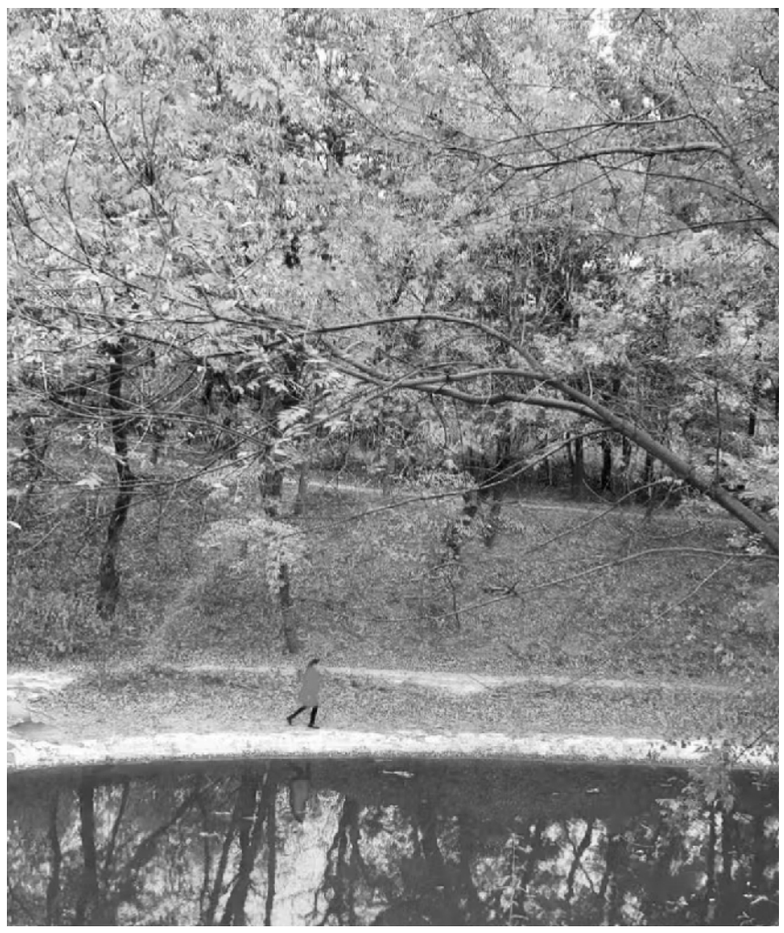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边照料，一边心底翻涌。小时候，是他牵着跌跌撞撞的我，教我走路，为我遮风挡雨；如今，换成我扶着他，耐心叮嘱，替他打理琐碎。这场悄无声息的角色互换，来得这样猝不及防。我常常在安静的病房里发呆，想着几十年之后，我会不会也如老父亲一般，体力衰减，行动迟缓，失去掌控生活的力量，褪去一身锋芒，变得拘谨、依赖，把身后的依靠，交到自己孩子手上。

世间万物，本就循着盛衰的轮回。草木由嫩芽长成繁枝，到深秋叶落归根；溪流从细流汇聚成河，最终缓缓归于平静。人也是一样，从弱小孩童慢慢长成可以扛起风雨的大人，等到岁月走远，力量慢慢消散，又重回柔弱。由弱变强，是成长；由强转弱，是归途。这个轮回，公平地落在每一个人身上，无人能够例外。

这份领悟，让我心里生出两层沉甸甸的懂得。当我们正值壮年、身强力壮的时候，便是承接责任的阶段。父母老去，我们便是他们的依靠，要心怀感恩，勇敢担起照料与陪伴的担子，回报曾经毫无保留的疼爱。不必抱怨陪护的辛苦，那些日夜的守候，本就是生命里一场温柔的偿还。

而等到有一天，自己年华老去，力量不再，也要学会坦然退位。不必执着于掌控一切，不必不甘于失去往日的主导，坦然接纳自身的衰弱，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中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本就是自然的秩序。强者担责，弱者安守，一代接续一代，家的温情，生命的脉络，才得以绵延不息。

一周的陪护结束，父亲渐渐好转。走出医院的时候，风轻轻拂过。我不再惧怕衰老，也更懂得珍惜当下。强大时，不负肩头责任，知恩而行；衰弱时，从容放下执念，安心退场。生命这场轮回，没有永远的强者，也没有永远的孩童。角色流转之间，藏着亲情的温度，也藏着岁月最朴素的道理：在承接与交还之间，读懂爱，读懂时光，读懂生生不息的温情。



慈母溪畔观丹枫 左先法 摄